

“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

——许寿裳对《鲁迅全集》的贡献

宋志坚



鲁迅（前排左一）和许寿裳（前排右一）在东京留学期间。

因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下文简称《全集》）的面世，这十几年来，鲁迅研究界人士回顾《全集》出版之历程，难免也会说到第一部《全集》的出版。然而，读了有关专家的文章之后，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许寿裳先生被忽略了。这些文章，大多只提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的工作，只提“许广平、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共同努力”，只提“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而几乎不提许寿裳等人在此之前的种种努力与贡献，既有违史实，也有失公道。

许寿裳是鲁迅“常常引以为自豪”的“生死不渝的至友”。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许寿裳书信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中，有从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和许广平的30余封信，无不与编辑出版《全集》有关。这些书信记录的都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不是事后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鲁迅逝世两天后，即1936年10月21日，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提出出版《全集》之事。从那时起，他就为出版第一部《全集》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举其要者，大致有五：

其一，关于《全集》的注册。

《全集》的注册，先是报国民政府内政部，之后又转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此过程中，许寿裳始终予以密切关注。他不但请求蔡元培出面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协商，也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进行疏通。例如：1937年5月3日，致信许广平，云：“注册事，时机不可失，裳已函蔡先生及中央党部方希孔（治），请其设法，予以通过，陈大齐、沈士远二兄处亦同样函托。”5月27日，许

寿裳给蔡元培回信说：“鲁迅遗著事，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误解，使一代文豪，荣于身后，亦全国文化之幸也。”从中穿针引线，可谓紧锣密鼓，不遗余力。

其二，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以及《全集》编辑委员会。

鲁迅逝世之时，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后转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会。许寿裳在为第一部《全集》出版奔走过程中，深感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迫在眉睫，并为促成此事，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1937年4月29日许寿裳为《全集》注册事致信许广平时，就说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确非从速成立不可”，提及汤尔和等五人可由他去接洽，斯诺夫妇已托人去“面询”。5月27日致蔡元培信说到北京方面已征得汤尔和、胡适之、马幼渔、周启孟等七人

同意。1937年7月1日致蔡元培信及7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则不仅说到纪念委员会，也说到了《全集》的编印（辑）委员会。

其三，关于《全集》的出版机构。

从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知，他在那时已开始为《全集》的印刷事宜操心。当时，许寿裳“亦以为最好自印”，因而，他在信中说，“惟须立定计划，先将著译两方面字数核计一下，共有若干？然后向印刷所估价，不妨多找几家，以资比较。北平方面，可由裳往询，请求知字数大略。”然而，自印毕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又转请马幼渔出面找胡适之，请胡适之与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商谈。由胡适之帮忙，事情进展或许较为顺利，到了1937年7月5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写信时，已是为“版税一层”，

要蔡元培先生“赐函，与商务磋商”了。

其四，关于《全集》的总体构想。

1937年7月2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提出了编辑《全集》的总体构想，许寿裳说：“总之，既名《全集》，应该全盘计划，网罗无遗，不过可分为若干部，如（一）创作、（二）翻译、（三）纂辑（如《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及所搜汉唐碑板）、（四）《域外小说集》之三篇、《日本小说译丛》之若干篇，均应列入。现在最先应准备者，是《全集》总目及《全集》总序，此事非弟担任不可。请着手为盼。”日后出版的《全集》，基本上就保持了这样一个格局。《全集》的序言，也是许寿裳提出并出面请蔡元培撰写的。1937年7月5日，他致信蔡元培说：“又《全集》总目，现正由景宋夫人准备初稿，将来脱稿后，当呈尊核，并求赐序，以增《全集》声价。”

其五，关于作品收集与文字考订。

早在1936年10月28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已关注到鲁迅作品的收集了。除了“已经刊行之单行本”，许寿裳还特别指出，“其余未完成之稿”，他自己也时时留意。例如，鲁迅在香港的讲演，除了《无声的中国》，尚有《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鲁迅在《三闲集》序文上说：此文“寻不到底

稿了”。许寿裳在群众图书公司刊印的《散文甲选》中看到这篇讲稿，末尾注明选自《鲁迅在广东》，当即抄录一份，于1937年3月17日寄给许广平。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年谱》时，接触到鲁迅于1913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于是在1937年5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中，特别提及：“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元二年之《小说月报》，篇名及月报号数尚未查出，如弟处已查出，应予补入。”

有关文字考订，只要许广平来信提出，许寿裳都尽其所能寻找依据予以考证，例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二句，杂以xxx，许寿裳写信告诉许广平，“大约一句指吴稚晖，一句指张东荪”。

除此之外，许寿裳还为《全集》刊登广告，筹集资金，可谓不遗余力。

就在许寿裳写信要蔡元培“赐序”（7月5日）两天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的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商务印书馆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为西北临时大学，许寿裳也随之到了陕西。所有这些都使《全集》的出版工作很难再按原先的轨道运行。于是，第一部《全集》的出版工作，遂以民间的方式在上海运作，由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出版。但实际上，《全集》的大致框架与许寿裳先前向许广平提出的没有多大出入，可以说，许寿裳与许广平等前人的努力，为日后胡愈之与“复社”能在短短四个月中出版《全集》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他与鲁迅“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

（上接第一版）创作这些作品的作者，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有迥然相异的生活经历，但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击中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灵的作品。

YA 图书在英国的发展之路

1967年，苏珊·艾洛丝·辛登的《边缘小子》出版，标志着YA图书出版的起源，这是第一本YA畅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真正意义的青少年小说。50多年过去了，在西方，YA文学已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在出版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据英国麦克米伦儿童出版集团执行出版人贝琳达·约尼·拉斯穆森介绍，在英国，YA图书大约占有童书市场的10%。截至目前，YA图书的销售码洋为1650万英镑，是继小说、图画书和低幼读物后的第四大图书类别。

前面也提到过，虽然严格来说，YA的目标读者群为12-18岁年龄段的读者，但是根据2012年鲍克公司的调查，55%购买YA图书的消费者为成年人，大部分为女性读者，并且这些成年人中78%是为自己购买的。拉斯穆森说，对于英国出版商来说，成年人读物和YA读物销售的区别更多的在于它们的主题，而不是情节和写作手法的复杂性。YA图书的出版可以被细分进成年人读物的范畴——特别是浪漫小说、幻想小说、科学小说和文学小说，YA图书的主题内容可以涉及方方面面。

拉斯穆森总结了YA图书的一些特征：YA图书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青春期的主人公，他/她面临着一些意义重大的困境和灾难，通过克服这些困难，他们也得到了成长；YA文学有一个很一致的元素，就是很高的情绪强度，不论是《饥饿游戏》，还是一场高中足球赛上要面对的竞争；YA图书是比较易变的，比较容易被时代引领；YA图书可以发展得很快，但通常也会相对较快地下滑。

英国的出版商非常重视YA图书的营销。拉斯穆森介绍说，就YA图书而言，处女作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因为YA图书更多取决于其内容，而不是作者。而在市场上，他们更加重视数字影响力营销，以更真实地展示他们的作品，更好地赢得潜在消费者的信任。因此，他们有一个紧密联系的YA社交媒体社区，包括博客、作家、出版商、书商等。这个媒体社区可以帮助出版商更好地发现新人，并且发布优秀的处女作作品。

出版商通过网上宣传，使用关键词，并且通过一些视频、信息测试来尽可能获得图书出版的正确方向。另外他们也会跟电影、电视、时尚杂志进行合作。

在英国有一个一年一度的YA文学大会，拉斯穆森将之形容为YA图书的规则导向者，这个大会使得YA图书出版商有机会与一些YA图书的读者直接见面沟通，以更好地了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对现阶段YA图书的关键驱动元素，拉斯穆森总结了四条，分别是与电视、电影的

关联，社会热门问题和当代关注点，越来越多作家和角色的涌现，成年人图书类别成功融进了YA图书。

YA 图书在中国的发现之旅

为了弥补YA图书在国内图书市场上的空缺，2014年12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通过合资的麦克米伦世纪童书公司，推出了精挑细选的“零时差·YA书系”产品线，出版了近20部针对国内初中生阅读需求的作品，不仅获得了青少年的喜爱，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零时差·YA”书系通过引进出版，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类，弥补了中国儿童出版的结构性缺失。

据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方面介绍，他们之所以孜孜于引进YA书系作品，除了意在改变中国YA文学的落寞状态之外，更热切的希望是藉此激发、推动我们自己的原创YA文学作品。“从引进借鉴到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是我社数十年童书出版的一个宝贵经验与优良传统……YA图书是我们给中国青少年的礼物，我们希望能用文学的方式陪伴他们度过这一段人生中最敏感和最关键的时期，用一个个同龄人的故事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蜕变，如何成长，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如何塑造优秀的人格。”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凯军如是说。

于是，2017年11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联合麦克米伦出版集团、阅文集团以及旗下麦克米伦世纪童书公司，正式启动了“中文原创YA文学奖”的评选。“中文原创YA文学奖”设立大奖1名，提名奖4名，获得大奖者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提供20万元奖金。同时，获奖作品也将有机会由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在英国或美国出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表示：“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少年需要自己的YA文学，YA文学也应该在中国文学中具有更鲜明、更独立的姿态，并占有一席之地。”历经一年的选拔、初评、复评和终评，日前，“中文原创YA文学奖”的最终评选结果出炉：舒辉波得的《天使的国》荣获年度大奖，王天宁的《跳舞，在天台上》，连城的《豆蔻梢头》，王路的《永不宽恕的背叛》，石文芳的《少女笃的流浪与放逐》获得提名奖。此届大赛的获奖者既有父母群体的70后，也有在年龄上更接近YA群体的90后，他们呈现着多种风格和面貌，预示着无限的可能性。

从1967年至今，YA图书的出版一路走来，逐步发展。2002年，YA图书的销售种类是2457种，到2017年，已增加到14767种，足足增长了6倍。下一本YA畅销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引用美国著名文学代理人Joanna Volpe的话就是：“YA图书主导市场趋势，也不停地改变市场现状。”YA图书在中国从引进到原创的发现之旅，无疑是在中国文学类型的拼图上，填上颇有意义的一块。